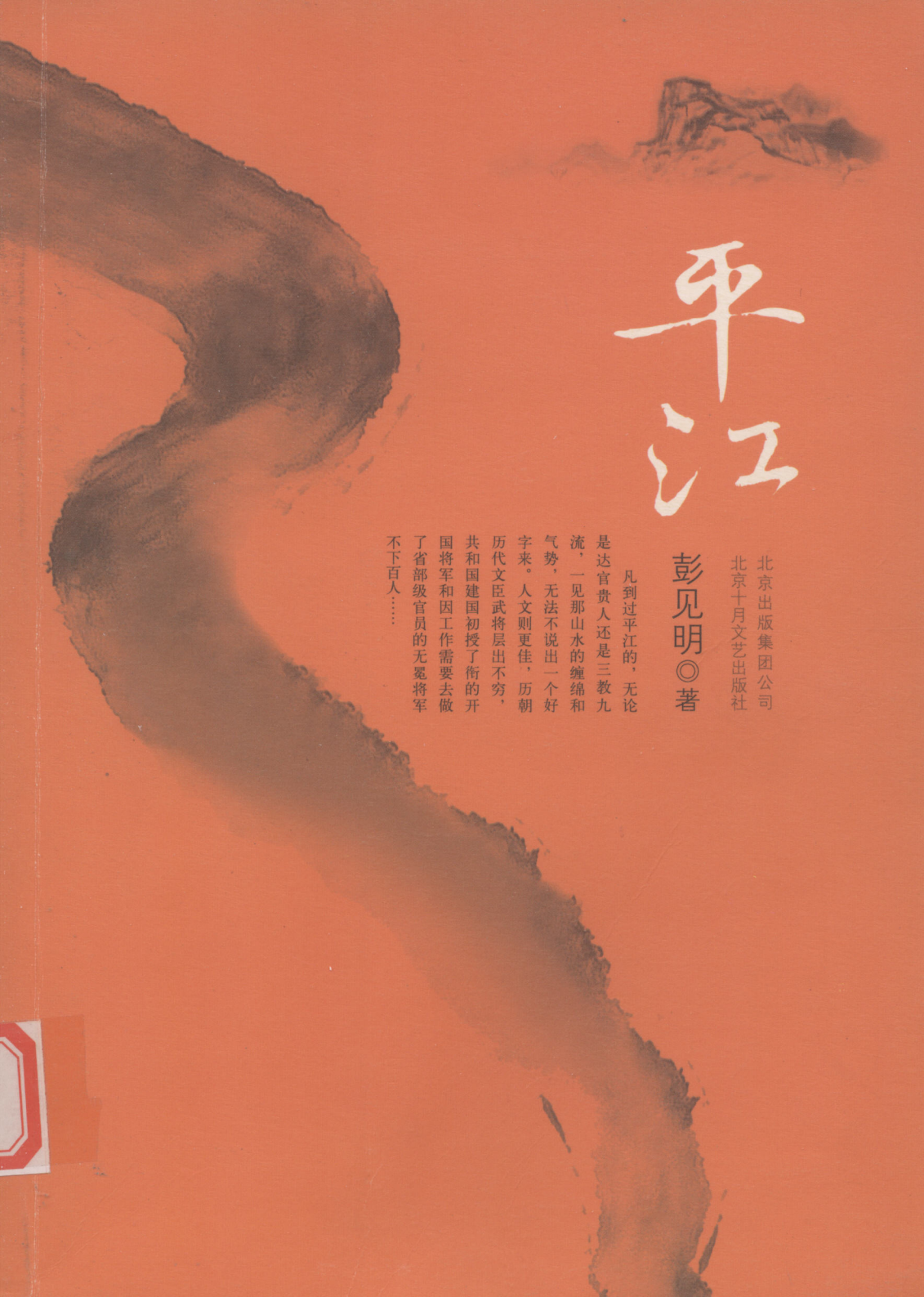




平江

彭见明◎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凡到过平江的，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三教九流，一见那山水的缠绵和气势，无法不说出一个好字来。人文则更佳，历朝历代文臣武将层出不穷，共和国建国初授了衔的开国将军和因工作需要做了省部级官员的无冕将军不下百人……

52

平江

彭见明◎著

I247.5
P484-2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平江 / 彭见明著.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0. 2
ISBN 978 - 7 - 5302 - 1023 - 9

I. ①平… II. ①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5096 号

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创作出版资金资助作品
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平 江

PINGJIANG

彭见明 著

*

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出 版
北 京 十 月 文 艺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址: www.bph.com.cn

北京时代新经典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 京 谊 兴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

890×1270 32开本 12.75印张 286千字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2 - 1023 - 9

I. 995 定价: 28.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宋元旧志载：

平处僻壤，其风质实。俗尚古朴，无纤巧之习。

明弘治《平江风俗志》载：

民多劲悍，尚节义。

明隆庆《岳州府志》载：

湖南之士盛于岳，岳之士盛于平江。

目 录

水向西流 / 1
连云山 / 7
文韬武略 / 22
幕阜山 / 49
虎 将 / 59
崇 拜 / 90
栽桃种李 / 97
归 根 / 103
茴 殇 / 121
《金瓶梅》眉目 / 127
妙 语 / 140
草 根 / 148
道 行 / 171
伴 蛇 / 181
勇 者 / 194
瞌 睡 / 205
绝 钓 / 212
隔 海 / 249
老三房 / 268
好 人 / 273
金 山 / 279
鸿 儒 / 287
多 舛 / 290
寿 数 / 322
搞 车 / 331
后 话 / 398

水向西流

我老家平江有江，叫做汭罗江。发源于平江幕阜山，绕道江西修水，又返回平江，经汭罗县，出口洞庭湖，全长五百里，其中四百里流经平江县全境。

中国地貌西北高，东南低，按序水大都是应向东流的。词家李煜有句道：“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有不向东流的河流，湖湘伟人毛泽东有词描述过湘江走向曰：“湘江北去。”当然这也是少见的走向。

汭罗江自东向西流，更为少见，是中国唯一水向西流的不算大也不算小的河流。

志载人传，言平江人的品性中，多劲悍、耐苦、倔强、叛逆。看来与地域环境有关，更与水向西流有关，用时下的话说，叫做环境决定意识。

四百里逆反而行的江畔，安妥着两个千古不朽的、不无叛逆意味的灵魂：一个是屈原，一个是杜甫。

我家离杜甫下葬之地“杜子庙”才几里路，但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一直到把孩子做到很大的时候，都不大晓得杜甫这个名字，也没有人指导我们去背杜甫的诗文，更不晓得老杜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

但是我们很小很小就晓得杜子庙这个地方。

杜子庙，正名应叫“杜文贞公祠”。因杜甫又名杜子美，

老百姓顺口便将其叫成了“杜子庙”。庙里没设神座，人们没有把杜甫当做神来敬奉。没供菩萨也被叫作庙，平江人往往祠庙不分。

民国初年，官方将祠中享堂、官厅、斋舍等都改成了教室，在此创办县立第二高小，成了我们这一带很好的学校。地方上有能力送孩子上学读书的，都会把孩子送到杜子庙去读书，其荣誉感不亚于如今上北大、清华。

我母亲在杜子庙没有念完小学就出嫁了。很快中国解放了，我母亲作为一个开过眼睛读过书的有点知识的妇女，被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新生活所感染，求知、求上进的欲望非常旺盛，在肚子里怀上了我的那一年，决心要去杜子庙念完高小。她挺着大肚子，带一点米，在路边捡一点柴火，在杜子庙某一个青砖墙的角落里，架上两块草砖，煮一点饭勉强塞饱肚子，坚定地、毫不动摇地完成着学业。有一天大雪，我舅舅搀着我母亲放学回离杜子庙更近的外婆家。我母亲不小心摔了一跤，她挺着大肚子像个皮球一样在雪原上滚去好远，吓得我舅舅大哭起来。我在母亲肚子里顽强地硬撑着，毫发无损，支持着我母亲拿到了杜子庙的高小毕业文凭。我母亲凭着这张含金量很高的毕业证和在杜子庙练出来的一手好毛笔字，把我生下来还没有坐完月子，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急需要有知识的人才，我母亲成为了新中国的第一批妇女干部，后来做了小学教师。

从情感和距离的角度来说，我们家与杜子庙都是很近的。

在我出生四十多年后某个阴雨纷飞的春日，有三十多个日本汉学家专程来平江拜谒杜甫。他们此行来访中国的目的，一

是要到河南巩县去拜祭诗圣杜甫的出生地，二是要到平江来凭吊杜甫的亡故之处。他们的第一个目的没有实现，因巩县地方还来不及整修杜甫故居，觉得对不起外国友人，便找了些理由委婉地拒绝了他们的拜谒。这批杜甫的崇拜者便按中国人敬奉先人的方法，买了一应香烛祭品，在郑州郊区找了一个能烧香的地方，朝着杜甫的出生地，跪拜敬祭了一番，以表一番仰慕之情。

为了第二个目标不至扑空，到平江来拜杜甫墓时，日本人多了个心眼，没有和地方相关部门联系，也不打算请导游。他们在长沙租了两台面包车，一路问到了离县城二十余里，当年杜甫落葬的安定镇小田地方。那时候到杜子庙还没有通公路，只有一条仅供拖拉机通行的机耕路可走。老天只下了半天雨，路面便成了一汪泥浆，这面包车秀气的轮子一碾上去，整个车身当即便黄了一半。在日本人虔诚而固执的要求下，少见乡村世面的长沙司机一步三滑、东歪西侧地将车子开上了机耕路。走出两三里，因山体滑坡，一根倒伏的电线杆子，把路给堵死了。村中公路没有养路工，天气恶劣又找不到人来帮忙。眼见得快要到目的地而又不能实现目的，日本人甚是沮丧。一打听还有七八里地，大家打算弃车走路过去，但车上还有七十多岁的老人，看来冒雨蹚泥不是一件易事。

这时有农人路过，见有贵客万里迢迢来访杜甫墓，便说还有另外的机耕路可绕行，并主动表示愿意带路前行。东洋人顿时雀跃，不断朝这好心人鞠着躬。在当地人的引导下，面包车抖抖索索绕行了十几里路，终于来到了日本人渴慕已久的杜子庙。但此时的杜子庙，已破败不堪，成了危房。响彻着朗朗读书声的百年乡村学府，已不能再让学生坐进去了，说不定一阵

风吹过，就可刮倒她孱弱的身子。当地政府有意在老学府旁边修了个新学校，希望我们的后代能够多沾得一些老杜的灵气。

从日本人的兴奋状态上，看不出丝毫嫌弃杜子庙破败的迹象来。当他们踏进这光绪九年(1883)重修的庙堂和墓地时，还绽开了深爱着老杜才华的国际级学者才会有的笑意和欣慰。也许这些出自光绪九年(1883)以前的砖瓦、木料和建筑的风格，更能够让日本人钦慕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度和民族。

无人管理的庙堂里，雨水往内面灌注下几寸深的泥浆，当日本学者们欣喜若狂地冲进昏暗的庙堂时，很快便发出阵阵尖叫，大部分拔出来的脚，都把鞋子留在了此地特有的黏土泥浆里。尽管这样，并没有影响学者们收获的喜悦。他们在光绪九年平江的有识之士重造的墓碑及众多记载中，读到了他们不到实地考察便读不到的东西。走时他们纷纷捐款，他们多么希望这个有着极高文化学术价值的祠庙不至破败和消失。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平江人开始修缮杜子庙。也许用勒紧裤带和牙齿缝里省钱米的形容词不大准确，但在这个有钱修宾馆修歌舞厅的时代，要筹钱来修这产生不了经济效益的祠庙，是非常艰难的事情。但毕竟时代不同了，人们也意识到了一个杜甫的名声，可能就是经济效益和地方形象。这样杜子庙不久也就有了新的容貌。待那些日本学者再来时，想看泻泥巴也看不到了，再娇气的汽车也可以一尘不染地停靠在昔日杜子庙前宽大的场坪里。

唐大历三年(768)，杜甫离开四川夔州，消消停停一路写诗会友，出三峡、经江陵到湖北公安。顺长江、进洞庭、达岳

州(今岳阳)。再过洞庭湖，溯湘江而上到潭州(今长沙)、衡州(衡阳)。他还打算去郴州看望久别的舅父。不料船到耒阳时，骤降大雨，江河暴涨，船不能行。

此时杜甫携家眷已在船中水上奔波流浪了两年。生活清苦加上劳碌奔波，已染病在身，不得不放弃南下，再顺原路返回洞庭湖，准备经汨罗江到平江来疗养治病。其时平江叫昌江县，昌江县令是杜甫的好友，他打算去找他帮助。那时县衙不在现址，在离杜甫病故的小田村七八里地的汨罗江边。可惜命不由人，杜甫终是没有将身体调养过来。

后来他的子孙试图将遗体运回老家安葬，因其时杜甫也只是个赋闲的官职，只做到工部员外郎，没有什么积蓄，不曾给后人留下财产，又逝于旅途之中，扶柩远葬不是件易事，便放弃了。在昌江县令和杜诗崇拜者的资助下，将杜甫安葬于小田天井湖一处油茶山上。他的子子孙孙在此守墓、繁衍生息，聚居在杜墓旁的杜家洞。光绪丙申年所修《平江杜氏族谱》载，杜甫已有五十七代孙可考。

杜诗给人以光亮，而杜甫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是寂寞的。就算他如今有了一处安宁的寝陵，仍是寂寞的。因为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什么人对杜诗感兴趣了。随便在哪里找一家歌厅或者是一个酒吧，都会比杜子庙热闹。

楚国大夫屈原比杜甫早一千多年在汨罗江下游找到了自己最后的归宿。现在全国有九个地方声言杜甫逝于该地，而对屈原的归宿没有争议。屈原因悲愤而投江自尽，灵魂却是不寂寞的，每年有数以亿计的人们陪他过端午节，并为了纪念他，不惜将数以千百吨计的包子和粽子扔到河里喂鱼。因屈原是五月

初五投的江，五月十五尸体才被老百姓呼唤上来，平江中下游一带的老百姓，五月十五还要再过一次端午节，叫做过“大端阳”，以示再纪念。

平江人极其崇尚屈原的“道德、节义、文章”。最早在平江县城的丁家埠修建屈子祠；宋代将屈子祠扩建为忠孝祠；明代再扩为二贤祠；清代又修屈子祠。县城还有街巷被命名为“屈家巷”。

平江县原名为昌江县，五代同光年间，为进一步纪念屈原，更名为平江县——因屈原名平，字原，取屈平之“平”以取代“昌”字。清咸丰五年平江一知县曾撰联以记之，算是作了很好的注解：

岳州本由天岳置

平江或因屈平名

连 云 山

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北京筹建皇宫需大量名贵木材，工部侍郎刘观奉命到湖广一带督办采购楠木，平江山地古来盛产樟、梓、楠等名木。

连云山东脉有一个叫南桥乡的，应是以当年多产楠木而得名，此“南”应为彼“楠”。南桥乡某村靠山临溪处，有个叫“官舍”的地方，那便是当年刘观和他的部属到此采伐楠木时的居住地。伐木容易运输难，数丈长数吨重的楠木伐倒之后，要待来年三月发桃花水，借助溪水的力量推到汨罗江边，将散木扎成木排，然后顺江拖、拉、划，运到洞庭湖，进长江，再转大运河送到京都，路上要走整整两年。其时除水运，再也没有办法搬动这些沉重的巨木。水运的最难处，还在于弯曲陡险的溪流里，需用人工将溪水一截截堵起来，将溪流蓄成小河，借此减少坡度，方可将楠木慢慢挪到汨罗江。这种流放巨木的溪流，因功勋卓著，被誉为“官溪”。

北京故宫中坚实的楠木廊柱，有不少来自平江。不知这是平江的骄傲还是悲哀。几百年来，数以百万千万计的中外游客，无不惊羨这些廊柱撑起华夏的辉煌，但有几人知道这木辗转进京的千辛万苦！

山中有好木，必能藏纳供养珍奇禽兽。《隆庆岳州府志》中载：平江每年需进贡皇室的单子中，有鹿皮一百二十张，翎

毛一万八千四百支。并有平江“产熊，脂掌味珍，胆入药”，“产猿于幕阜山中”等等记载。连云山西侧有一名叫福寿山的，古时还使用过一个叫“虎兽山”的名字，可见那时山中虎兽成群，不然也难得此名。

因连云山林密雾障，年深月久，也难免藏污纳垢。清《同治县志》卷五十中，便以大量文字描述了一种叫做“蛟”的动物。

说这“蛟”形状如蛇，有四只脚，细颈，皮肤如粟米，起水泡状，能跑跳，能游泳，还能飞。说这蛟是山中雉与毒蛇交配后而产的卵。但这雉与蛇都不承担孵化义务，这个任务便交给了大自然。说此卵未出壳便知天命，便能照顾自己出生，它闻雷声响起，卵即自行滚入泥土中，慢慢沉入地下泉水旁。它要汲地下精华达数十年之久，才能成气候，其时卵已长大如斛瓮水桶一般大小，重达数十斤。

凡有此卵潜藏的这片表土，冬天不积雪，春天不长草，飞鸟走兽不在此落脚，土质会变成赤色。月朗星稀之夜视之，可见有黑气冉冉升起，直冲云天。此卵即将出土的前三个月，远远可听得见有如蝉被闷在手中的叫声，或如醉汉的喃喃絮语。待此物渐渐上升到离地表三尺时，声响渐大。

待卵出壳成蛟后，择夏末秋初，闻炸雷暴雨骤降时奋而出土。

此蛟的危害，主要是引起山洪暴发，殃及人畜庄稼。据载平江地方，自晋至清，曾发特大洪水二十六次，其中有一半是因蛟长成作怪而酿成的大祸。因蛟多出在连云山区，东南方的百姓受害更深。

但深受其害的平江人，也摸索出了对付蛟的办法：由官方

出面组织，发动山民，凡在山中看到某地色赤、冬不积雪、春不长草之处，有不祥的声音传开，即掘地开挖，必得蛟卵。灭其卵的办法是杀一条狗，以犬血淋之镇邪，或以妇女月经之血泼洒，再用利刃切割，可绝其命。要是来不及发现其藏卵之处，恶蛟长成出土后，民间仍有补救措施：说那蛟虽强悍凶恶，仍是有其弱处的——它害怕火光和金鼓，农人可用夜晚点起火把、白日敲锣打鼓的办法来对付恶蛟，阻其山水不能聚集，渐退其水势，不至蔓延成灾。

为避蛟祸，官方曾出示布告，号召民众尤其是山民互相传播除蛟抗蛟的办法，并嘱人人清耳目、注精神、用心侦候、临事周防、加意勘查、共除大害。

蛟为何物？动物学家也作不出恰当的解释来。但平江人在漫长的岁月里与蛟作战的史实，足可说明此绝非杜撰的鬼怪故事。

连云山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革命的中心，国民党军清剿共产党时，连云山中的黄金洞、辜家洞、徐家洞、灶门洞，几经被放火烧山。上世纪50年代末搞“大炼钢铁”又毁林无数，山中已难寻千年老树，楠木已近灭迹。与此同时，关于蛟的传说也已淡漠，许多山民已不知身边曾存在过如此的威胁。

但很长时间以来，连云山深处仍不时传来“怪兽”出没一说。

平江精通本地民俗的乡贤彭以达先生，曾于十多年前，以个人声望，募集十位探险的义士，背着摄影录像行头和自己设计的攀崖探洞设备，往连云山主峰一侧的连云村进发，试图破译“怪兽”之谜。

这里不通公路，堪称深山老林，几十里的范围内稀稀落落居住着一些山民。“怪兽”的说法便出于此。

彭以达一行经历着毒蜂、毒蚂蚁、毒蛇等攻击，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一个个便已鼻青脸肿。

以防不慎掉下千丈深渊，便用绳子互相绑着腰身，小心前行，有的地方无路可行，需用绳索吊着拉上放下。待锋利的岩石几乎割断了随身所带的三十多根麻绳后，他们才基本调查清楚了“怪兽”的传说——

连云村的山民在不同的地点，都有过与“怪兽”相逢的经历。据目击者大体一致的描述，“怪兽”似蛇，大的有两丈多长，小的也有一个孩子高，长着四只脚，尖脑袋，头上有如鸡冠似的红棱，大眼睛，吐着长长的吐头，会爬树也会游泳。根据目击者描述，彭以达他们分析这怪兽不怪，应是山中罕见的巨蜥。

探险队员们潜伏在“怪兽”经常出没的草丛里，架好摄影行头，睁大眼睛，试图拍摄到“怪兽”的模样。但昼夜坚守，终无所获。那灵异之物，好不易存活于世，怎能随便让人接近？这也是应该想得到的。无功而返，辛苦一场，但赚了个高兴，可以证实家乡的大山仍是不同凡响的。好山的象征，应是血肉丰富的。血肉者，便是珍禽猛兽，名木老林。

这连云山中的巨蜥不伤人，但是吓人。它往往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人们劳动的地方，凡见过它的人，无不被吓得要大病一场。有个妇女初见巨蜥时，一时吓蒙了，不由自主地伸手指了指，从此这个手指便没有了知觉，不听使唤，再也伸不直了。连云村人都认为这“怪兽”是个不吉利的东西，人见人背时，不愿把这些事讲出去。他们还认为这兽物通神，知道人心里想

什么，怕今后遭灵异“怪兽”的报复。彭以达他们得到的消息，是连云村人在外面的亲戚断断续续透露出来的。

巨蜥家族有它们的势力范围，多是活动在与村庄耕地有一河之隔的老林子里。那里茅深草乱，林密路艰，从来不曾有人涉足。探险队带来的几只凶猛的猎犬，一路走来，无所畏惧，其高亢的叫声在山谷间豪迈地回响着。但随着探险队准备涉过半膝深的小溪进入巨蜥的领地时，这些猎犬突然停滞不前，一脸惊慌，夹着尾巴一声不响往后退。其恐怖状如同看到了魔鬼，或预见到了灭顶之灾。

动物多以散布自己的气味来划分领地和势力范围，并会以自己的气味来威胁入侵者。猎狗们闻到了它们无法战胜的气味，所以会知趣地落荒而逃。这些敢于与连云山中的金钱豹、野猪、毒蛇作战的猎犬会产生如此大的畏惧，可见巨蜥已是此时连云山中的百兽之王了。它们的本领，大概不在狮虎之下。

在巨蜥占山为王的地段，矗立着一个古老的花岗岩石碑，石碑的四面均刻着“南无阿弥陀佛”的字样。据老人们回忆，他们祖上的祖上，便依赖这块石碑来镇邪，使那“怪兽”不敢伤人。这碑的存在，不知有了几百年还是上千年，从碑文篆刻的功力上看，不像是民间人士的作品。也许是若干年前，官方根据民间的反映，试图解决点问题，却又无力剿灭这“怪兽”，只好借助佛的权威来安抚百姓。

县志中用不小的篇幅描写过的蛟，是不是如今连云山中的巨蜥呢？相同处是形状有共同点；不同的是巨蜥不会制造洪灾，从不伤及人类生命财产。

这山中小溪上下十余里的山民，都不同程度发现过大大小小的“怪兽”，可见这里存活着一个不小的蜥蜴种群，这当是

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彭以达他们向村民解释说这并非“怪兽”，应是珍稀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不应该怕它们，更不能伤害它们。经过一番科学的劝导，连云山人应是释了心中疑团的。

不知那个被巨蜥把手指头吓傻了的妇女，如今恢复了正常没有。

相传连云山中，有一棵奇树，能分别以她的树枝，长成二十八种象征着祥瑞的动物，如龙、凤、狮、虎等。

每有轻风拂过，那些动物即摇头摆尾，栩栩如生。说是当年曾有地方官打算把这异物晋献给当朝皇帝朱元璋。后因朱元璋遣兵血洗平江，使一个有几十万人的平江，幸存者所剩无几，面对血海深仇，这个念头当然会破灭。

据说这是一棵不老的树，她是平江之根。这么说来，如今她应还是蓬勃地生长在连云山的密林深处的。明代至今，也不过才几百年，树活千年是常见的事情。

好像平江人不想再组织探险队去寻找这平江之根，还是让她安静而舒坦地生活着好。怕就怕一旦名声张扬出去了，贪婪之人无法抵挡金钱的诱惑，将她挖来卖到城里当摆设就完了。这平江之根一旦被挖断，不知会酿出什么祸事来。

连云山主峰西去十余里，有一峰名福寿山。此山有三个名字：虎兽山、福石山、福寿山。前名曾是良好的生态写照；后两个山名，均强调了“福”与“寿”。古人冠此山以“福寿”之名，一定是有理由的，这个理由，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多少显现出些端倪来——